

三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三

編輯者華亭雷璿

註釋者華亭雷璿

馬湘靈詩集序

劉大櫟

馬君湘靈與余居同里。生同庚。學同業。其喜為詩同。其嗜酒同。飲

酒既酣。其狂言震於廣座也。同。余棄於時。按海峰先生試輒不過。而中順天副榜乾隆丙

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而湘靈亦屢試不舉。為同遇。余生二子皆夭。而

湘靈亦未有子息。為同病。人之不同如其面。余與湘靈幾無不同。

矣。而亦有不同者。蓋湘靈之為人。余固嘗兄事焉。若其所為文章。

則余方欲師事之。而未能。此其不同也。括同字為通篇之骨顛倒播弄逸趣橫生公孫舞級

宜僚弄丸不是過矣憶昔與湘靈同在京師。一日日已晡。音適日過午後為晡湘靈過

余旅舍。余出酒肴共酌。時余兄奉之亦在坐。湘靈被酒意氣勃然。

因徧刺當時達官無所避余驚怖其言湘靈慷慨曰子以我為俗

子乎余謝不敢湘靈命酒連舉十餘觴大醉謹呼髮上指冠已復

悲歌出涕余見湘靈言之哀亦泣涕縱橫不自禁湘靈乃指謂余

兄曰彼同心者因出其平生歌詩示余此湘靈之詩於先伏一筆余讀之風翻

雲湧而喉間氣鬱不得舒於是相對黯然罷酒別去忽忽二十年

則聞湘靈已老病不復能遠遊或扁舟自放於九龍三湘之間九龍

山即慧山在江蘇之無錫縣西泉聲泠泠由石中出唐陸羽品為第二泉清漱甘冽烹茶極佳吳郡圖經湘有上中下三名北為上

湘亦曰圓湘中曰大湘南曰下湘亦曰長湘在江蘇之松江府唐陸龜蒙詩三湘涼波漁蕩動即指此閒則歸里與

縉紳之去位而里居者連為吟社尋山釣水而已嗟乎以湘靈之才

與其志使其居於廟朝正言謇諤正直之言曰謇諤豈與夫此倡而彼應

者同乎哉奈何窘蹶涖湛涖湛浮沉不遇之意抱能不一施遂為山澤之癯

以老也。

瓊與雕同，壽也。亦憔悴之意。漢書司馬相如傳，形容甚癯。此段文字，概當以慷慨悲壯無比。

癸未之秋。

湘靈橐其所為詩，遺余數百里之外，使為之序。余誦湘靈之詩，循

環往復，益歎湘靈年雖老而少年英銳之氣不衰。此其必傳於世。

世人之所共知，固不藉余言以增重。若其人之磊砢不猶

砢，音裸，石之峻。

峭曰磊砢，凡人性質卓特者，亦曰磊砢，猶若也。詩小雅，叔人君子，其德不猶。此言性質特立，不若尋常也。高出時俗人

萬萬，則非余言莫之顯。雖然，後之人苟能讀湘靈之詩，亦可以想

見其人矣。

祭望谿先生文

劉大櫟

嗚呼。漢氏以來，羣儒區區六經之道，雖闢而蕪，惟公治之，究其根

株，如受衡量，不溢黍銖。

說文：銖，十分黍之重也。一曰十黍為銖，十銖為銖。

春秋諸傳類多

齟齬，齒不相值曰齟齬，不相符合之意。

公比其事，孔思昭蘇。

李元度望谿先生事略云：朱文端以望谿

所著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示蔡文勤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十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也周官士禮賈公彥曰

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即今之儀禮久荒不鉅

斲璞出玉玉未琢曰璞朗然蚪珠一言之立百世可孚從祀闕里後漢書明

帝紀註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而泗贊相國之東北也亦其宜與公之懷

抱邁登黃虞蕭穎士詩慷慨登黃虞謂黃帝虞舜也少而多難國史本傳康熙五十年御史趙中喬劾編

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遺錄有大逆語下刑部獄詞連苞從祖孝標時孝標已死苞為名世作序繫獄論斬五十二年十二月諭

此案內干連人犯俱從寬免治罪著入旗是百不一摠晚貳宗伯

乾隆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日進訏謨詩大雅訏謨定命邨童野老

禮部即周禮春官宗伯也言跂足可以望見之也彼譖人者謂公釣譽誰實為

跂足以須詩衛風跂予望之彼譖人者謂公釣譽誰實為此嗟嗟鄙夫公則猶是民也何辜公倡大義衆見為迂最知公者

高安相朱朱軾字吳曉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雍正朝為大學士乾隆元年卒於位謚文端與望溪先生交最篤望溪嘗

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公持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上竟不聞，知可乎？始定交，謂望谿曰：子乃鄭公孫，喬趙樂

毅之流也，其見重如此。慨彼世俗，僅識公麤，擬之周士子美夷吾。論語

憲問篇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字夷吾。申施未竟，孰謂非

誣。至於文章，乃公緒餘，然其所為，鬼閔神敷，燔剝六藝，炙剔

膏腴，高堂黼座，正冠危裾，雲升水涌，風日晴舒，卑視魏晉。公嘗謂

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語。有如隸奴公之孺慕。禮記檀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無問須臾。

遭值母喪，不獲歸廬。沈廷芳方望谿傳云：世宗即位，放先生暨族

細矣。先生聞詔感泣，以母喪未葬，請假歸，而於藩府纓佩以趨。云：上命與諸皇子遊，自

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公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公

南面坐，移王子坐東嚮，始就講，謝靈運賦：服纓佩於兩宮，執鞭笞

於宰。抱痛一世，泣血漣如。見易卦。善事其兄，情至禮俱。李元度望谿

公兄舟字百川，康熙四十年百川卒，公執喪過禮。庇其兒子，過於

已。雖全祖望撰公墓誌銘云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思其子道永得官順天府通判无於朋友擢膺

磨膚相責以義言不嘒嘒李元度望銘先生事略云公與朋友責善亦甚嚴嘗面折人過多所難受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口將言而嘒嘒欲言復縮謂之嘒嘒同里左丈一心相於生濶死別終始

不渝按望銘集中有左未生墓誌銘未生諱待桐城人至京師與望銘一見如故交後偕望銘至塞上望銘出塞未生留不去竟

客死杜甫詩此行非不濟良友幸相於即相依以居之意屢見於文望銘集中又有祭左未生文哀情既鋪

逮其孫子眷眷呵噓不材如樾舉世邪斂邪斂亦作揄揄為人朝弄也公獨左顧

栽植其枯姚鼐劉海峰先生傳云海峰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

名大重見海峰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魁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峰雖同之灌

之使之榮荂爾雅釋草華荂榮也揚子方言華荂盛也荂音敷提之挈之免於饑驅陶潛乞食

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誘而掖之振瞶開愚卒令頑鈍稍識夷途歲在癸

丑詔徵鴻儒公以樾應瑟濫以筭高宗乾隆元年開博學鴻詞科望銘先生舉大樾以應史記蘇

秦傳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鼓瑟吹竽梁簡文帝書蓋竽知恥我營薄祿海峯晚為過願所圖

喜動於色背汗有濡。搥試而蹶。國史本傳大搥應博學鴻詞科為大學士張廷玉所黜既乃知大搥

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廷玉特舉大搥經學又報罷又按李元度海峯先生事略云試輒不遇而中順天副榜公每不愉

愀然累日頓足長吁。歷數平生遊好之徒苟其傑立輒見次且。易

卦其行次且次且行不進也別作趨起。豈彼蒼意固與人殊。我實卷曲。莊子其小技

規矩分甘泥塗。左傳襄三十年趙孟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而塵公念乃至斯乎。當公少

日猶歷崎嶇匪敢玩愒。左傳昭元年玩歲而愒日愈勇讀書其治三禮半在囚

拘。賈誼鵬鳥賦宥若因拘李元度望谿先生事略云公在獄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死而後已。諸葛武侯

躬盡瘁死其生不虛公既歸里幅巾袴襦。李元度望谿先生事略云公年七十五以衰病

而後已。求解書局賜侍郎銜歸里杜門謝客幅巾見後漢書鮑永傳謂不着冠但幅巾束首也袴腰衣也襦短衣也治城之北

國史本傳云方苞桐城人寄藉上元一統志有山有湖水亭風榭治城在上元縣西本吳治鑄之所因以為名

嘉禾扶疎。跳波出曝。穹龜長魚。韓愈南海神廟碑。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嘉賓燕集。不

廢菑畬。全祖望撰公墓誌。銘云。晚年七治儀禮。已登八秩。而日生城外酒園中。矻矻不置。次之為春秋。皆有成書。易无妄卦。

不耕獲。不菑畬。菑畬治田也。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九治士禮。積疑未祛。乃今十治。沈廷芳方

菑期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凡十易彙。早夜勤劬。屈指成就。當在秋初。天桃華灼。詩

南桃天之篇。桃之後漢書馬携我嬉娛。登樓拾級。不賴人扶。謂公矍鑠。後漢書馬

拔傳。矍鑠。勇貌。是百年可逾。詎知背面。五月而徂。望溪先生卒於乾隆十四年八月十

八日。壽八十有二。公乎。何忍不我少需。嗚呼。公之名德。照耀海隅。年踰大

耄。耄音經。說文。年八十曰耄。尚何煩紆。張衡詩。何為煩憂。心煩紆。惟其平昔師友。諮諏詩小

爰諮諏。諏。謀也。左傳。襄四年。咨事為諏。望望不見所為。款款款款。悲泣氣咽。而抽息也。韓詩外傳。雍門周鼓

琴。孟嘗秋。就之。尚饗。

晷錯論

夏之蓉

漢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漢書文帝紀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屨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除之按屨古勤字本謂農末謂商賈

鼂錯貴粟論之效也

文帝十二年鼂錯上重農貴粟疏謂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

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

蓋帝雖儉約無浮費

史稱文帝敦樸為天下先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欲作露臺以直百金而罷然軍國之計亦

浩繁矣今乃舉三代聖王所不能除者而盡除之知其專用募民

入粟之策也若夫入粟拜爵之說則曷為出此古者諸侯世其國

大夫士世官自茲而降農之子恒為農賈之子恒為賈服習其業

自少逮老不敢外有所希望故曰春秋之世有叛國而無奸民迨

戰國時邪說並起遊士之風熾閭里傾險無行之徒厭棄耒耜各

思挾一術以求富貴往往躡屩取卿相以去

史記虞卿者游說之士躡躡屩擔簦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其下焉者亦且倚託權貴。

為越上卿、躡通屬草屨也、登長柄筮也、其下焉者亦且倚託權貴。

曳長裾躡珠履為食客。史記春申君傳春申君容蓋民氣之不靖

於此而極始皇雖焚書阮儒。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明

欲以障塞其末流而不能也。陳涉項羽劉季之屬。漢高祖不過傭

隸細民而一則曰苟富貴無相忘一則曰彼可取而代也一則曰大

丈夫當如此矣。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之壘上悵悵

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項羽本紀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

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按項籍字羽高祖本紀高

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桀

驚不馴之氣彌漫於田野之間卒之揭竿四起土崩瓦解而不可

收拾其流禍之長若此今漢興以來百姓初出於湯火之中幸得

安養休暇蕩滌向者之餘習而鼂錯不達治體復為入粟拜爵之

說以放其端。夫農夫藝田百畝，仰事俯畜，所贖無幾，其不能入粟

縣官也。審矣。惟富商大賈，與夫蠶食兼并之豪，撤一餐之餽，可以

致粟百鍾。鍾，古量名，受六斛四斗。罷一日之宴，可以致粟千鍾，而乃遂以爵

酬之。則昔之美宮室，好飲食者，祇以淫縱於一身，而今且炫其章

服，以誇耀其父兄宗部。彼蚩蚩之民，蚩蚩，無知之貌。吾知皆艷而趨之也。

與重農抑末之義不大相刺謬乎。刺，音林。夫錯之策，所獲者微，所

失者大。與秦時之尚首功，弊政相等。高鞅說秦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斬

敵首者爵一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至若贖罪之說，虞周以來蓋已有之。虞書舜典，金作

贖刑，周書呂刑篇，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剝辟疑赦，其罰惟倍，剝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宜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十鍰，按墨

刻頰而涅之也，剝，剝鼻也，剝，則足也，宮淫刑也，大辟，死刑也，是為五刑，五刑之有疑者，可罰而赦之，六兩曰鍰，倍則二百鍰也，倍差

者，倍而又差，較拜爵為彼善於此，然青可贖也。音，音省。罪終不可贖也。即五百鍰也。

與友人論孟子書

茅星來

孟子嘗言人不足與適

音適過也言用人之非不足過適人

政不足間也

間非也言行政之失

不足非間惟大人為能格

正也

君心之非

見離婁上篇

然則孟子宜汲汲焉以

正君心為急務也可知矣顧其告齊梁諸君往往就用人行政言

之而及正心誠意者絕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贍也者遍天下皆是也民之

生於其時者何不幸也

容筆宛轉生情

孟子以為其病在為人主者欲專

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

孟子七篇首章對梁惠王即闢言利而進以仁

義是孟子一生宗旨所在此文即以利字為骨貫串全書

倉廩實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

以實我倉廩者無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以充之凡有可

以充我府庫者無所不至焉

所謂貪於得無厭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

歛急而民失其業關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病而

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以至水旱交作以上言人君好利之害無非民受其

困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見公孫丑下篇蓋特就平陸在今

山東兗州府治一邑之民言之上壯者云云係孟子語平陸大夫者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

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

幸而生於此時也應上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為樂哉又豈欲

去墳墓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哉而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

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父子兄弟相率而為溝

中之瘠音漬肉腐為瘠亦作瘦病之意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亂離孰若此之

不亂而離者為倍可慘也悽惻嗚咽嗟嗟滔滔皆是去將焉往此

邦不穀也善轉而之他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

卷三 與友人論孟子書 七 掃葉山房石印

凶年不免於死亡。

見梁惠王上篇，孟子告齊宣王語。

當斯時也，怨氣積於下，乖氣

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蓋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

春秋書大無麥

苗大無麥禾，蓋大饑饉也。如魯莊公七年秋及二十八年冬是。

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

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於君上者哉？夫凶年之苦

人所共諒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為民所自知而人不得

而諒之，斯其苦乃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

之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饑羸

音累，平聲，瘠也。

滿路，其何以堪之則甚矣。

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

再應上宕筆，此句凡三複筆，各有變換。以上就樂歲凶年兩層逐層搜剔。

孟子於是不暇與之言，誠意言正心修身齊家而亟亟以用人行

政為齊梁諸君言之。

是孟子急於救民之意。

其言行政也，往往於養詳而於

教略。非略教也，謂民之不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

孟子書中屢言制由

里。教樹畜。故曰詳於養。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富其君者。痛斥

之。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闢土地。蓋君之心。雖甚好利。

而臣苟有從旁導之以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

也。好利之君。必有聚斂之臣。以逢迎之。其對梁襄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

人者也。夫為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即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

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日操刃而剗於人之腹中。

也。剗。側丈切。緇。去聲。插刀也。通作俸。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為一

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司馬溫公言。天生財。祇有

此數。不在上。即在下。故人君好利。百姓尚有且夫白起坑也。長

平。今山西澤州。起。白起。坑。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陝西西安

降。白起。坑。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陝西西安

國文讀本 卷三 與友人論孟子書 八 掃葉山房石印

府咸陽縣東秦王不悅起免為士伍
遣之陰密行至杜郵復賜劍自盡

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死四

十餘萬人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為之
臣者為之畫策以網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
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之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斂為甚也

以上言好利之害甚於殺人驚心怵目

大學論平天下獨於此痛切言之

大學第十章釋治國

平天下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以其禍有甚大而害民為最烈也夫當時之君宣誠讎

視天下而必欲竭其脂膏以困苦吾百姓為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為吾子孫萬世之業耳

原好利者之心

然而六國累世之所積聚為

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積聚為漢所有漢濟之以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各安其居各樂其業於是四海歸心享國長久然則彼

六國及秦之君臣所以日夜計議以聚天下之財而欲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者適以斂天下之怨以為漢氏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哉。老子言多藏者厚亡不明其義可謂大愚以上舉六國及秦為證明好利之足以亡國。漢以後其最號寬大得民心者惟唐與宋明而宋西北皆隣強寇。契丹西夏女真歲輸金帛億萬猶時入犯邊又遇郊賞賚優渥。註詳下書王荆公文集後至致仕皆給半俸蓋其用度頗廣而其時田賦猶極輕他雜稅亦少則未至若後世所取之多也然其亡也猶有餘財為元所有元祖使后視之后不視曰吾恐子孫不能守亦如宋之為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鑒遠矣然則人君亦憂德之不足耳多財何為乎。

王大夫述

胡天游

甲辰二月予自杭州

浙江杭州府

以舟而東有上虞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

人求載者

求附舟也

狀甚遽

急迫也

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

左傳稱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故縣令稱大夫次位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恪居官次此言卒於位也

歸喪京師

吾將從邑人祖焉

祖祭名出行之時以祭路神也詩大雅蒸民篇仲山甫出租註祖將行犯軼之祭按即今之所

祭謂路

語終蹙然

蹙頽有憂戚貌

於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惠於若土

乎訟息乎獄罄乎

訟盡也

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

除也

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

微笑也

遲然應曰否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

愛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為治訟即不息而聽以平

以公平之心聽

獄即不罄無濫

無非其罪而入獄者

且有恤也

哀矜獄囚而振恤之

刑不得不施而

慎

審慎而後用刑

又從其省者

省簡也從其輕者之意所謂罪疑惟輕也

盜賊或間發擒於庭

治而諭勸之

懲罰而後勸導也

時時悛

改音詮

吏胥不得奸

吏役之類無從夤緣為奸詐

武猶不得暴

豪強之民不能逞志為陵暴

催科無有迫

催科徵賦稅也唐陽城為道州刺史自署其第

曰撫字心勞

追科政拙

疑之意

是盡心於民彼利之予而害之

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耶

去利除弊興教化乃居上位者之事非守令一人所能為

吾固好遊今天下割省大小十五

清代定鼎之初本部區域為十五省因明制也至世祖康熙二

年分陝西置甘肅省六年分江南為江蘇安徽兩省分湖廣為湖北湖南兩省於是始有十八省此文作於甲辰即康熙三年時陝

甘尚未實行分嘗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惠未數聞

數音朔頻也

其貪黷殘鄙接壤聯境符出一孔

符合也言相合若出一途也

求吾大

夫之政以賢於盜祿血國

食祿而不治事曰盜祿吸國民之膏血以自肥曰血國

豈不謂遠

哉如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於今其奚獲焉

古良吏則然今不可得也予聞

而喟然夫三代以上非賢且仁者無以涖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

所頌言為政者皆賢且仁民視為固然故無所頌禱三代之下所以為治者既衰若兩漢

循吏。前漢書循吏傳，自文翁而下，凡六人，後漢書循吏傳，自衛颯而下，凡十二人，其見於他傳者尚衆。猶多以養

民導俗為務。後世益媮。音偷，薄也。選舉術非託要重者，雖玷位無罪。倚與

援附權貴者，雖溺職尸位，不加以罪。善諂賂者而牟賊曰才。工諂諛，通賄賂者，雖牟利賊民，亦謂之才。牟，取也。奪。

是以民誹不服。非議而心不為然也。具瞻而嘻。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具，俱也。瞻，仰也。嘻，悲歎聲。民見在上之不德而發悲歎也。

若王大夫於虞，非有異施，家感人說已

懼若來者之難似然。懼後為上，虞令者不及王大夫之賢。孟子曰：饑者易為食，渴者

易為飲，其信然乎？吁。此文之作，所以慨吏治不古若也。造語簡勁雄奇，特創一格，足藥庸弱之弊。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全祖望

衰世人物，有不可以春秋之義拘之者。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歐陽公之論李

克用也，以為僖昭唐僖宗昭宗之亂，天下並起而窺唐室。朱氏以梁梁王

李氏以晉。晉王李克用而梁先得之。全忠襄唐為梁故克用以之為名。以討

朱全忠

為克用此其說嚴矣而未盡吾嘗綜克用之始終而觀之蓋其生於

唐末習見藩鎮竊據之徒以為是亦無害也而以沙陀之性克用先

為沙陀種人乃西突厥之別種也姓朱邪其父名赤心唐懿宗時

赤心平龐勛之亂有功於朝賜姓名李國昌僖宗時為大同節度

使負其雄略而莫施則亦思據一鎮以自見然謂其有妄觀神器

之心則不可故既得之則其為國家禦侮折衝必力朝貢必勤然

苟無故而猜疑之裁抑之則彼亦有所不受斯其人固不純而其

心則無他嗟乎克用前此無論矣既平黃巢而後黃巢為王仙芝

於僖宗乾符元年後敗死巢遂擁眾掠陷各處廣明年破長安僖宗奔蜀中和三年授克用為雁門節度使克用舉兵破黃巢收

復長安一逼京師再抗王旅其罪不可為不重然亦田令孜張濬輩

有以致之僖宗寵內侍田令孜專政弄權令孜忌河中節度使王

重榮有收復京城功徙之秦窟重榮表數令孜十罪令田令孜結邠甯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攻河中重榮求救於

昌符大敗之。進逼於京城。令政奉天子。幸鳳翔。事在僖宗光啟元年。此一逼京師也。克用與朱全忠交惡。昭宗大順元年。全忠請討

克用。羣臣皆以為不可。獨張濬大言謂請付兵柄。旬日可平。克用乃以濬為招討制置使。克用一拒兵於晉州。再拒兵於趙城。此再

抗王師也。所謂田令孜。張濬等有以致之也。觀其後奉命討邠甯。一奉朝旨。斂軍而返。

昭宗乾甯二年。邠甯節度使王行瑜等舉兵犯關。克用聞之。舉兵討邠州。王行瑜伏誅。克用欲乘勝進取鳳翔。朝廷疑其有異心。詔

止之。克用退鳳翔之困。孤軍深入。不惜敗北。昭宗天復元年。韓全海等奉命而退。鳳翔之困。孤軍深入。不惜敗北。聞朱全忠將至。叔帝如鳳

翔。而以詔命徵兵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趣晉州。與汴

兵戰於平陽北。破之。天復二年。李嗣昭周德威進逼晉絳。朱全忠遣兄子友甯及氏叔琮擊之。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

萬。深入敵境。衆心洶懼。德威出戰而敗。叔琮友甯乘勝長驅。河東

軍驚潰。擒克用子廷璧。則素心固可原也。唐不能推心於克用。有

急而求之。事平而棄之。以致朱氏日張。唐末朱全忠與李克用相

勢。或不可制。卒而唐亡之後。終身不失臣節。克用嘗曰。吾家世忠

節。務復唐之社稷。故克用終於晉王。至則至誠不可沒也。後五百

其子存勗始滅朱梁。攝帝為唐莊宗。

年而有元擴廓。

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之子，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襲父職為平章政事。

世人之論

擴廓謂其阻兵自固，日與諸鎮爭勝。雖累有詔書，抗不奉行。

元順帝至

正二十五年，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李思齊、張良弼均不受調遣。擴廓遂與張李等攻戰，詔和解之。擴廓不從，朝

廷疑有異志，乃分其兵柄。擴廓拒不肯受。諸鎮即指李思齊、張良弼。卒至內患紛然而國勢愈蹙。然

當元末，義兵紛起，其立功者祇擴廓。其不負元者亦祇擴廓。元人

乃弗之恃，而反惑儉邪，始猶依違和解，未幾而奪兵，未幾而削爵。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詔罷擴廓官，奪其軍。自壞其長城。

宋文帝殺檀道濟，臨

刑，道濟以情投地曰：自壞汝萬里長城，言國有大將如長城之足捍蔽也。何其愚也。嗟乎！河朔三鎮，則

李思齊輩之前車也。

昭宗大順二年，朱全忠上言：克用終為國患。請與河北三鎮計之。三鎮者：魏、博、盧、龍、成、德。

也。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命李思齊、張良弼等率兵討擴廓。王行瑜則李羅之前車也。

昭宗乾

邠甯節度使王行瑜犯關，殺宰相，謀廢立。李克用討平之。李羅始討賊有功，後漸肆悖逆。朝廷命擴廓計之。元順帝至正二十

年李羅舉兵犯關。因皇后奇氏。劉仁恭。李存孝。則關保。高之前車也。李克用表

幽州節度使。既而克用徵兵於仁恭。不允。遣書設罵。克用怒擊之。反為所敗。李存孝為克用假子。驍勇無敵。後存孝據邢州。叛克用。

部將。後以擴廓不受朝廷分兵之命。均叛。擴廓天生此輩。其亦所以困英雄而掣之肘。而於是國之將亡。蓋不可復挽矣。夫擴廓甯

得罪於太子而力持內禪。順帝太子出奔太原。時欲用唐肅宗故

師。皇后令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背帝禪位。擴廓甯禦侮於藩

方而不貪揆席。始詔擴廓為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後因江淮

此二者。幾幾乎古大臣風。至於明使三反。卒不報聘。與之結昏。亦

不及顧。明太祖遣使通好於擴廓。擴廓留使者不遣。前後七致書。

上所云不負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餘雖怨之可也。嗟

乎。擴廓之敗於太原。危於大同。播遷於甘肅。元之將亡。擴廓退守

元者在此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餘雖怨之可也。嗟乎。擴廓之敗於太原。危於大同。播遷於甘肅。

都明將徐達攻太原克之進攻大
同擴廓走甘肅後奔和林依元主
而齋志以死於塞外擴廓卒於
平其妻毛氏明祖嘗大會諸
亦自經死可謂窮矣然明祖不能不動色稱之
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將問曰天下奇
之吾不得臣王保保乃奇男子耳保保擴廓小字也則公論也

梅花嶺記

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

江都舊屬揚州府首縣

督相史忠烈公知勢

不可為

史可法字道鄰，縈積未，應官南京兵部尚書，甲申國破，弟泣三日，夜志滅賊報讐，擁立福王於金陵，拜內閣大學士，

自請督師駐節揚州，清兵南下，圍攻之，可法竭力拒守，作書寄母妻為訣，按可法清于謚忠正，此稱忠烈，又有稱文忠忠靖者，疑

係唐柱諸王所予之謚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為殉然倉皇中不可落

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為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

山西平陽

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為吾後吾上書

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

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為諸將所擁而行。

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

督肇基等皆死。

馬鳴騶，襄城人。任民育，字時澤，濟甯人。福王擢為揚州知府，可法依之。城破，緋衣坐堂上，遂見殺。闔

家男婦盡赴井死。清予諡忠節。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史可法督師淮揚，肇基請從。征自效。晉左都督。太子太保。城破，率所部四百

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等皆死。肇基清予諡節愍。馬應魁等俱予諡烈愍。忠烈乃瞠目

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

順治元年十月，清世祖命豫親王多鐸為定國

大將軍。帥師下江南。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

當葬梅花嶺上。

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

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

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

出天甯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

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托忠烈之名。

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義士馬宏圖

侯應龍、張圖、容、楊、國士起兵於霍山。宏圖倡言史可法實未死，衆信之，集兵數千，攻英山、霍山、六安，皆下之，尋為吳勝兆所破。仿

佛陳涉之稱項燕。史記陳涉世家涉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

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吳中孫公兆奎以

起兵不克，執至白下。兆奎，字君昌，吳江舉人，長興伯吳曰生之起

兆所襲軍敗被擒，江甯府舊有白下城，故稱白下。經略洪承疇

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

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

抑未死耶？崇禎十二年，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清兵圍錦州，承

拔松山城，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於清，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

帝驚悼甚，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并命建專祠，帝將親臨奠，已

聞承疇降乃止。承疇大恚也，怒也，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

說謂顏太師以兵解。太平廣記顏真卿字清臣，唐玄宗時為平原太守，代宗封魯公，德宗即位，拜太子太師，宰

相虛祀素忌真卿剛正欲中傷之時淮西李希烈反祀舉真卿使
往諭旋為希烈所拘欲降之不屈被殺年七十七謚文忠其後十
餘年顏氏家僕至洛京於同德寺見真卿在佛殿上坐旋歸城西
東北隅菜園中僕隨之入真卿付金十兩與僕使作家費後再至
其處但滿眼蒼蕪一無所有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人之
時人皆稱真卿屍解得道焉

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

人之去

而留其形骸猶
蟬之蛻去其皮也

實未嘗死

宋史文天祥傳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宋末元兵南下詔天下勤王天祥募兵自

奮拜右相加少保封信國公旋為元兵所執入燕勸之降不屈被殺數日其妻收其屍面如生彭尺木與袁子才書云昔文信公在

燕獄遇楚黃道人交出世法始得脫然於生死之際故其詩云誰知真志難忽遇大光明入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欲手即神仙

其語具集中可覆按也按此為文少保未死之說

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

天地之間

孟子公孫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何

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為蛇畫足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

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

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

即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

而後予登嶺上與容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

詳見王猷定錢

烈女墓誌銘

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為作詩銘哀詞

王猷

定江西南昌人黃遵巖未詳屈大均號翁山廣東番禺人有翁山文外廣東新語等書

顧尚有未盡表章者

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

明史史可法傳公有弟曰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

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今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

尚有數人其後

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艷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

汪有典史八夫人傳八夫人者

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則之妻也。可則
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居金陵。浙人厲紹伯者嘗
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為
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三夫人識認。斥其妄。
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
駐金陵。遼官聶三媚少宰某。艷八夫人。強爲妻。八夫人遣婢拒
之。不聽。詈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
若所爲。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急
躍馬馳去。按與此文所紀微有出入。錄之以備參考。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
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
之。註見上。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
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
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書王荆公文集後

袁枚

荆公上仁宗書

安石於仁宗嘉祐初年上萬言書

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

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

文集中有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宋沿五代置三

司使通管度支鹽鐵戶部謂之總領三部又置三部副使各一人。

而後歎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

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

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

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

也。周謂之黎民。一說黑巾蒙首。故謂黔首。

而放其無窮之欲。

引本文中語以駁之。

然則荆公之所

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為養人

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貨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

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

譬之臧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

其間不徒恃財力以相制也。

三代一層。是正而意。

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

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

秦二世元年。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新。勝自立為楚王。勝字涉。

竇建德

隋煬帝大業七年漳南人

之流貧民乎富民乎

秦隋一層

是反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見孟子滕文公篇言萬物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民之有貧富

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陵弱衆

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

阡陌田間道路也東西為陌南北為阡秦商鞅

廢井田開阡陌井田既廢而後豪強得以兼并

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

人身為之師亦不聞哀多益寡

哀音採取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蓋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之意

損子貢以助顏淵

子貢善貨殖家累千金常相魯衛出則結駟連騎顏淵居陋巷單食瓢飲勸子華使

養原憲

子華為孔子使齊乘肥馬衣輕裘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何也

無中生有宋室

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

宋初興遼和定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而渡後與金和歲幣銀二

十五萬兩絹匹如其數

宋制每三歲一親南郊即祭天之禮也郊祀每次須費齎婚錢五百餘萬宋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

之環不可紀極真宗咸平四年嘗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如此未減可知

有此三項消耗財政安得不困抉出病

根。荆公不揣其本弊弊。

經營之意。

馬以賒貸取贏。

即新法中之青苗錢也。方春借錢於民，出

息二分，俟穀熟而還，贏音盈，餘也。

考其所獲不逮桑孔。

桑孔，漢武帝時，桑宏羊為

大農中丞，孔僅為大農令，皆專務剝奪民財者，如行均輸等法。

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為利，不以義

為利。

大學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此則與之相反。

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峽江寺飛泉亭記

袁枚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為之也。凡

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

一統志石橋山在浙江天台縣

北五十里，兩山並峙，連亘百里，上有石梁懸架兩崖間，龍形龜背，有雙澗合流於橋下，勢峭峻，淺為瀑布，下臨萬仞，飛泉回射，危滑

敬側過者，離寺百步，雁宕之瀑。

一統志雁蕩山在浙江樂清縣東，九十里，絕頂有湖，方十餘里，水常

不涸，雁之春歸者，留宿焉，故曰雁蕩，有大小龍湫，會諸澗水，懸崖數百丈，飛瀑之勢如傾萬斛，水從天而下。

旁無寺，他

若匡廬。

匡廬山在江西南康府西北二十里，世謂殷周時有匡俗結廬於此，故曰廬山，亦曰匡廬。廬山之南，瀑布以十數，而

開先之雙瀑為最勝。若羅浮。羅浮山在廣東博羅縣西北，絡

一統志：石門山在浙江青田縣七十里，兩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

暴日中踞危崖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孔子家語：孔子之邦，道

日甚悅，雖懼易別惟粵東峽山。一統志：峽山在廣東清遠縣東，一名

鼓怒沸騰。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杜甫

伏日已過，輪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為一凡樹

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

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牕明淨。周禮：攷工記註

李白詩：啟閉牕瀑聞開牕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洪書：陳餘傳

謂甚慢之註：箕踞者可偃仰可放筆硯可淪茗置飲以人之逸

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李太白詩：銀河亦曰天河，又曰天漢。置凡席間作玩

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奕余命霞裳

霞裳姓劉山陰人念臺先生五世孫

隨園弟子

與之對枰

碁局也

於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竝奏頃之又

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於是

吟咏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

凡孔竅所發之聲皆曰籟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

而未聞天籟

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於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

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翳鬱中隔長江

西江也風

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山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書魯亮儕事

袁枚

己未冬

乾隆四年

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

文定公名嘉淦字錫公山西太原人清高宗乾

隆三年任直隸總督時直督駐保定
府總督總制軍務故亦稱制軍
坐甫定關守門人啟清河道魯

之裕白事清制有河工省分置河道管理河務清河道駐保定轄
麻城人字亮儕有趣陶

園文集先官南越道
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顙

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

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江甯府舊稱白下今上元縣西北有白下故城奠薦也喪祭皆曰莫謂置祭品於神

前也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

南嚴文鏡漢軍正黃旗人清世宗雍正五年特授河南總督六年

相高屬員承其意旨剝削成風豫氏提鎮司道以下清官制一省

重受其困卒於雍正十年賜諡端肅

者曰提督其次為總兵分鎮重要之處故稱鎮而皆受總督巡撫
節制文職自督撫以下有布政使掌租稅錢糧及黜陟屬官有按

察司掌刑名驛傳是為兩司兩司之下如鹽
法道糧儲河道分巡兵備道皆通稱曰道受署惟謹無游目視
者不敢左魯効力麾下麾旗也總督治一日命摘中牟河南開

李令印即攝中牟。縣事。魯為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

數百扶而道苦之。扶持而憊。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

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謾。說也。若汝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

民心。如是。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蓋。聚也。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

來。盡訴之。士心。如是。或搖手曰。咄。呵也。所出之聲也。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

為。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甯肯舍己從人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故作反跌之語。

甚妙。魯公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

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甫。下車而

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滇南。謂雲南省。滇。池名。即昆明池。在今雲南省。故雲南亦

稱滇省。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虧。帶也。如。是。至。被。劾。奏。參。其

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曷甚也。曷。音。謁。傷。著也。中。熱也。具湯浴。我徑詣別室。

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

天理人欲
交戰之時

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

非夫也

意謂若摘其印而代理縣事是庸凡之所為非丈夫也

天理戰勝人欲

具衣冠辭李李大驚

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

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

伏氣豪情如見紙上

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為他督撫猶不

可況田公耶早詣轅

車積曰轅夾於車前兩傍之木也古王者巡行於外以車為藩其出入之處仰車以轅相

向表門故曰轅門其後相沿稱衙署之外門曰棘門并遂謂衙署曰棘

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

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文武十餘

人威勢咄晚魯曰

晚邪視也音詣

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

何在曰在中牟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甯有是耶皆曰

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

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

昔日屬員之對上司無論是非曲直絕不敢抗顏置辯惟仰其

鼻塞而已文中描摹何訣取悅之風口吻畢肖專制氣詭可見一斑

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

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

衙視事

衙音牙官署也衙門本作牙門古軍帳前皆列大牙旗故有此稱後誤牙為衙文職之官署亦皆稱衙成行列對峙

曰排衙謂官入署時吏役等分行侍立也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

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

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

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人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

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

裕何人敢逆公意耶

侃侃而談有旁若無人之概理直故氣壯也不知當日兩司在旁心房為之跳躍何似

田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雷外

雷音溜屋水流也屋檐之下有承雷田

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清

總督官正二品凡正二品官其朝冠之頂用縷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上銜縷花珊瑚常服冠用縷花珊瑚圓頂此當是常服冠嘆

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公曰

能知過受言亦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

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為

信契約信也督撫以所發令箭為信物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

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為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清初對

吳三桂鎮雲南平南王尚可喜鎮廣東靖南王耿精忠鎮福建是為三藩要結也按此事無可徵信核之當日情勢亦有不合未知

有誤亮儕年七年為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同袷夾衫戴

貂蟬宋史輿服志貂蟬冠一名籠巾織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情飾以銀前有銀花上綴玳瑁蟬左右為三小蟬銜玉鼻左插

尾貂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

賭跳之法。

韓昌黎曹成王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贏越之法。原註。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為左右。句卒杜註。句卒者。鈞伍。相錯。別為左右也。故知句卒越法也。按此連言贏越。而單舉句卒。未知何故。通鑑齊紀。建武元年。齊主昭業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祖崇陽陵。隨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故武

藝尤絕人云。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

先生第三妹名機。素文其字。別號青琳居士。

於上元

江蘇江甯府之

上元縣

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

里矣。當是時。雖騎夢

騎即奇字。或作畸。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二曰騎夢。

幻想。甯知此為歸

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

考先生所撰女弟素文傳云。先君與如奉高氏有世誼。因指腹訂婚。高氏寄金鎖為

禮。時妹未周歲也。後十餘年。高氏使人來曰。某子病。不可以婚。願以前言為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繼高氏復使人

來曰。婿非疾也。有禽獸行。故誓言辭婚。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故有一念之貞云云。

遇人化離

詩王風中

谷有雅之篇，有女化離他別也。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為之。然而累汝至此。

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

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先生之弟，薨亭哭，素文三姊詩，有少守三從。太認真，讀書誤盡一生春，亦此意也。余捉蟋蟀，織棧瓦石間，

長六七分，有薄翅，全體褐色。善鬥，人恒捕而畜之。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

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憇書齋，汝

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夢，戶入聞兩

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七月望日事也。

日月相對曰望，約在陰歷每月十五日前後，故以十五日為望日。汝在九原，趙文子與叔譽觀乎

九原，亦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禮，二十曰弱冠，按先生年二十

金鈇幕中，金一見異之，即汝倚也。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

舉先生應博學鴻詞科

唐進士及第後，披宮錦袍，故有宮錦裁袍綬綵齊之語。汝從東廂按先生於清高宗乾隆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扶案出。廂，側之房，曰廂。案，几屬。一家瞳視。直視之意。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

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唐時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信中，報登科之喜。凡此

瑣瑣。雖為陳迹，然我一日不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凄

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娶媿。娶，音伊。媿，音倪。人始生曰嬰。媿，音倪。情狀羅

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

為證印者矣。以上瑣屑，記少時事。復用綜括之筆作頓。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考素文傳云：高

渺小，俚而斜視，躁戾挑險，非人所為。索奩具為狎邪費，不得則手搯足踉，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歐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

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倚兄以終。堂上阿孀。謂先生之母。章太

也。博雅楚人呼母曰孀。阿，發語詞，如阿兄阿妹均是。仗汝扶持。家中文墨。朕汝辨治。嘗謂女

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諳，熟聞也。漢書叙傳：函雅故。通古今，註包含雅訓之故也。汝嫂

國文讀本 卷三 祭妹文 三 掃葉山房石印

生夫人王氏

非不婉嫕

音痿，婉嫕順從也。

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為汝

悲實為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

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

分則憂後雖小差

病除也魏志張遼傳疾小差

猶尚殮殍

殮音托殍音葉病半卧半起謂之殮殍揚

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病而不甚者曰殮殍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為說稗官

漢書藝文志小

說皆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諺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懼嗚呼

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

先生

哭詩中故有膽壯誤庸醫一語

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悞

音綴

病危曰綿悞

已極阿孀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

心知不祥飛舟渡江

先生所作哭三妹詩有魂孤通夢遠江濶送終連自註得信前一夕夢與妹如平生悞

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

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遊亦尚有幾許心。

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

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

明也。極無聊賴中作此種種廢想，字字皆情至之言。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天乎，而竟

已乎。汝之詩，吾已付梓。素文女子遺稿，附刻小蒼山房全集中。汝之女，吾已代嫁。按

文傳中祇云一女名阿印，而下文又云葬汝女阿印，豈別有一女耶？闕疑待考。汝之生平，吾已作傳。小倉山房

集中有女弟素文傳。惟汝之窀穸，讀若屯，夕墓穴也，長埋謂之窀，長夜謂之穸。未謀耳。先塋音營，葬地。

也。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甯汝於斯，便祭掃也。其

旁葬汝女阿印。考素文傳云：女阿印病瘡，一切人事器物不能音而能書，故先生哭詩有女空生口，無言但點頭

之句，自註：妹一女，啞，蘇亭哭詩亦云：靈前刺有癡頑女也。著麻衣學謝人，自註：生一啞女。其下兩塚，一為阿爺

侍者朱氏。先生之父妾也。一為阿兄侍者陶氏。考先生遺囑中有三妹及陶姬墳，每年無忘祭掃，集

中又有哭陶姬詩序云
娘亳州人工棋善繡
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上元縣東北五十里

有攝山即
樓霞山
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

汝哭姪詩後素文遺稿有阿兄得子不舉詩未知即此否至今無男撫葬素文在乾隆丁亥年即乾隆三

十二年時先生年五十二固未有子也
至六十三而側室錢氏始生男曰連
兩女牙牙生牙通呀張口牙牙故謂

小兒學語
汝死後纔周晬耳晬音粹周年也予雖親在先生之母享壽九十卒時先生年

六十矣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尚復幾日阿品

遠官河南先生之弟蕪亭由進士出宰河南正陽縣阿品當係蕪亭幼時所呼之名亦無子女先生所作先妣

章太孺人行狀云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按先生未有子時
撫蕪亭之子為子曰通然蕪亭得子甚晚考先生第四妹袁秋卿

盈書閣遺稿有賀蕪亭二兄生子詩中云四十生兒亦可憐是蕪
亭生子年已四十矣先生長蕪亭十五年素文葬時蕪亭年三十

七固未有子也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莫汝又不

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無窮心緒

筆端傾瀉不盡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此丈仿韓退之祭十二郎文筆意愈頌不盡頌愈覺悲涼家

祭之文當引以為式

潤州宗忠簡公祠堂碑記

沈德潛

古今論南渡之失者謂其偏安一隅由於秦檜之相其說固然宋徽

宗宣和七年金兵分道南侵盡取燕山州縣勢迫帝傳位太子是為欽宗靖康二年金兵逼汴京虜徽欽二帝北去徽宗子康王構

渡江而南即位於南京後都臨安中原之地悉陷於金時韓世忠岳飛諸將忠義奮發銳意恢復相臣秦檜獨主和議殺岳飛罷世

忠由是南宋終於偏安而不知其初由不用宗忠簡公之謀以至此也公當

二帝北狩之後冬獵為狩天子適諸侯亦曰巡狩整兵開封高宗建炎元年

以公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感激誓眾連敗金人金人悉引去公屢上疏請高

宗還京謂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

不早回。天下之民何所依戴。前後共二十四疏。

公累表請帝還京而帝聽黃贊善計

決意幸東而不敢

何其忠且智也。從來圖大事者必據其根本之地。亦必

乘其方銳之時。京師根本之地也。喪君有君。

韓之戰秦穆公獲晉惠公以歸晉人謀立

太子圉使告於秦曰喪君有君人心踴躍又方銳之時也據根本

之地可以號召天下。乘方銳之氣可使庸懦者變為義勇之人。唐

肅宗中主人也。當諸將收京以後仍都長安。故其後賴衆人之功。

卒滅安史。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史思明繼之陷長安帝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及郭子儀

收復長安肅宗即還京城時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後李光弼郭子儀等平平安史之亂據根本之

地。田單臨淄掾吏也。因喪敗之餘激怒齊人。卒以二邑之衆復七

十餘城於旦夕之間。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湣

王出奔衛惟莒與即墨二邑未下即墨人以單多智習兵奉為將單以計誑燕軍故激怒城中城中人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一戰

而敗燕師七十餘城皆復迎齊王入臨淄王以單為相封平安君事在周報王三十六年乘方銳之勢由二事觀之

公之所請殆兼之矣。且前次京城之陷在乎兵不足戰也。公既守京城數十萬之兵立具以公之忠義固足以得衆心而斯民感憤奮發無不欲為公死。此正天下可為之機也。使高宗能用其謀返駕舊都內修政事外固封疆明告天下誓欲復讐不三四年而侵疆可返二帝可歸。又安有感國事讐之辱哉。迺不從其議聽奸臣之說而竄伏於東南之隅不待識者而知其不能為也。迨其後中原之地淪於偽齊。高宗建炎三年金遣使冊立劉豫為大齊皇帝鄰大名府以陝西地畀之於是中原盡屬於民心忘宋漸以久遠雖謀臣良將未嘗無人而欲從下流而挽之其勢有所倍難矣。此豈天命使然耶抑人為之不臧也。善有以致之也。且公之謀又不始乎此始京城被圍康王開大元帥府公勸

王直趨澶淵。

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次第進壘以解君父之困。

致宗靖康元年金將翰刺布尼

瑪哈圖京城要帝出盟詔以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五萬人分五軍而進渡河次於大名公入

見王請急引軍援京城汪伯彥等主和議阻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之事既自大名

今直隸大名府。至

開德。

今大名府開州。

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

時公又遣書北總管

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知興仁府曹撻合兵入援三人皆以為狂不答公遂以孤軍進大敗金人於衛州。

使早從其說

則京城并可。不陷。而二帝可免北行矣。此尤忠與智決於最先者。

而皆沮於奸臣。不得一行其志。此忠臣義士所歔歔扼腕而無如。

何者也。由是言之。宋之偏安而不能有為者。固由於秦檜之相。而

其初實繇不用忠簡公之謀。以至於此。斷斷然也。公舉進士時。

宗哲

元祐六年公登進士。對策中極言權臣不可用。邊釁不可開。國家禍患瞭如

燭。照考官惡其直。抑置榜末。則公之忠於事君。智於料事。其性生

也。與公去今五百餘年。而天下重之。一如生存。潤人之祀公者。一統

志宗忠簡公祠在丹徒縣儒學內

久而彌虔。邦之名臣。俎豆匪懈。理宜然也。祠宇

既久。行就圯壞。邦人謀所以新之。既訖工。請某為之記。公名澤。字

汝霖。先世義烏人。

義烏今浙江金華府

後遷於潤州。

今江蘇之鎮江府。隋時稱潤州。取州東潤浦為

名葬京峴山麓。

山在今丹徒縣東五里

官止東京留守。謚忠簡公。予唯公生

平。泣民之仁。戰陳之勇。知人之明。用人之斷。待物之誠。以及前後

奏疏。歷任官爵。生卒年月。載在史官。而其忠義之氣。蓋天壤貫古

今者。遍於小夫庸人之口。無庸備述也。惟以一人之謀。係乎國家

之興替。安危者。表而著之。使天下後世。知南渡之偏安。繇不用公

之謀。以致於此。則凡忠智之士。忘其身為天下謀者。可忽也哉。可

忽也哉。

論鬼

錢維城

祖宗非死也。子孫而死之則死矣。人固未有死其祖父者。亦未有

生其祖宗者。祖父謂生者。祖宗謂死者。生而生之。死而非孝也。禮曰：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達孝章。朱註：始死謂之死。既葬謂之亡。如此焉者。

非至死亡而知之。其事生事存。必有大異乎人之事者矣。李路問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見論語先

進篇。朱註：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人之與鬼神。生之

與死。若寒暑晝夜之不同。而夫子云爾者。何哉？鬼神不遠於人。而

常以人為體。言鬼神依於人而存。故有在天之鬼神。孔子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也。亦

有人心之鬼神。孔子所謂洋洋乎如在。死者反其所以生。故有死

而死。祖宗死而淡。然忘之者。有生而死。祖宗在日而未沒。祖宗既亦有死而生。祖宗既

與子之心常若祖宗者吾形氣之所自來也人生以氣不以形死者

死其形耳其氣為精爽左傳昭七年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疏精神也爽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

昭又左傳心之精爽是謂發揚於上為昭明禮記祭義魂魄魄魄去之何以能久焘蒿悽愴其氣發揚

於上為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

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焘蒿使人精神休然是悽愴焘音薰蒿讀若

好平聲焘蒿氣蒸出也固未嘗忘也古者孝子之事祖宗也不忍其形之亡

而徒以氣求之也於是乎為尸以像之尸神像也詩大雅公尸來燕來甯朱子曰古人於祭

祀必立之尸因祖宗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

乎復聚此孝之至也按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以卑幼者為之

衣祖宗生時之衣端坐受祭後世從其本而不遺其末而後世之

乃代以畫像是謂死而生之為祭祀者不必其氣之相屬也則其本已消亡矣分祖父之形氣

以有吾又分祖父之形氣以有伯叔兄弟伯叔兄弟者吾祖父之形氣也家庭詬訾詬訾屬也手足忿爭手足謂兄弟人情之所時有然

而不敢逞者懼吾祖父之或聞而加責焉及其死也刀錐之末或

操戈矛

左傳昭六年刀錐之末將盡爭之註刀錐未喻小事言以小事而同室操戈也

謂其祖父之不得

聞而禁之也是其忍情蓄怒而為之者方其生而死之矣齊桓公

歿五公子爭立七日不飲蟲出乎戶外

桓公子六人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昭公子潘公子

商人公子雍先是易牙請立無虧許之及公卒五公子各樹党爭立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

於戶周天元淫於殯捫其杖痕曰此老死晚矣

北周武帝卒太子贊立是為宣帝居喪無

威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聞視宮人逼而幸之贊後傳位太子靜自稱天元皇帝

是皆方其生而死之

也人雖甚不仁設語之曰爾弑祖父則必惶然驚勃然怒誠畏乎

其名也則奈何及其生而死之方其生而死之也祖父之生為人

人以形治形有所隔隱微有所不知其死也為鬼鬼以氣治氣無

不通一念之動無不知之故畏祖宗尤嚴於畏祖父詩曰相在爾

室尚不愧於屋漏。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言君子之戒慎恐懼無時不然也

吾之論

鬼所以責人也。

圖說

瞿源洙

逆知其可而為之為之誠是也。然而弗能也。逆知其不可而不為

不為誠是也。然而弗能也。

發端文勢飄忽

是則將如之何。曰：君子守其恒

而已。

守常可以馭變一語鎮住

其有見也。吾則視之。其弗見者。吾弗視也。其

有聞也。吾則聽之。其弗聞者。吾弗聽也。其有知也。吾則為之。其弗

知者。吾弗為也。

不妄用其聰明心智

是說也。吾得於湖鄉

近湖之鄉

之老圃

種蔬菜曰圃

圃謂老於圃事者

濱湖之壤。潦年多利秫

潦音老說文雨大貌秫音術粘粟也即今之高梁

早年

多利蔬。有業之者。慮其旱潦之不常也。乃精求占驗之術。數年奮

曰：吾知所以用之矣。

自作聰明可笑

某年當潦。吾種秫。已而大旱。秫盡稿也。

枯也

某年當旱。吾種蔬已而大潦。蔬盡腐也。爛也。然其言旱潦也亦或幸而

中而秣與蔬之稿且腐如故也。圃人大窘其鄰之老告之曰甚矣。

子之為術愚也。夫天道不可測而物之性有常。吾循其常而察之。

以得其性。伺其所患。苦而屈伸之。屈伸即因時補救之意。歲潦吾加疏焉。則

物性之燥者不害。歲旱吾加培焉。則物性之溼者不害。順天之道。

而度其宜。非歲易其種以期合乎天也。且天道變乎上則物性變

乎下。雨暘寒燠之氣。暘音陽日出也。燠暖也。書洪範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旦暮稍稍變而物

之凋榮特異。故察乎物可以知天。察乎天不足以知物。吾安能舍

其所知而從事於不可知哉。見道之語。甚矣子之為術愚也。余聞圃人

之說精矣。聖人之智必先於萬物而恒察於萬物以為智。使聖人

離萬物以為智則智者空虛而無用。彼瓜壺苴茶。壺音蘆也。瓜屬俗作葫。苴音疽。

芋麻子也。茶音徒。苦菜也。詩豳風七月篇亦圃人之萬物也。棄此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米茶新樗。

不務而求之。高遠以自詭。於衆其卒也。並其瓜壺苴茶而失之。

世人

趨利避害之心重者。恒於當為之事。則退讓不違。不當為之事。則經營恐後。自謂工於心計。孰知趨利未必獲福。避害轉以撻禍。其智蓋出老圃下。故君子處是故君子之道。專於其所能以達之於

其所不能。不強於其所不能。以害其所能。夫順乎天道而布其宜

與逆。推之以求乎物理之相應。其用智之難易相去不啻尋尺。

八尺

且吾未識不見而能視。不聞而能聽者也。

邪正說

瞿源洙

君子毀小人為邪。小人亦毀君子為邪。邪正之相淆也久矣。吾觀於史而竊歎。毀譽之不足憑也。蓋小人之毀君子。有真有偽。其真焉者。以直為枉。以是為非。性與小人殊。務出力而排之。其偽焉者。

亦心知君子之為正也。然或忌其名之勝已而厚誣之以污其行。或嫉其功之獨成而力沮之以速其敗。或憚其剛方之不我容而陰讒之以奪其寵。又或屈於舉朝之公議而陽詆之以文其過。蕭望之之許韓延壽忌其名也。註詳上蕭元稹之阨裴度嫉其功也。

唐穆宗長慶初，禎為翰林承旨學士，帝禮遇優厚，禎與宦官魏宏簡相善，因求執政，時裴度出屯鎮州，禎無怨於度，但以度先達重

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獨拜牀下，援自以松父友，不答拜，松意不平，先武帝建武二十四

年，援征武陵蠻失利，帝使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

宿怨搆陷之，帝大怒，高若訥之訾范希文文其過也。宋仁宗景祐

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府范仲淹以言事激切，忤宰相呂夷簡被貶，歐陽修貽書責司諫

高若訥謂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

訥怒上其書，修亦遭貶斥，而若訥亦惡仲淹，因詆毀之，希文仲淹字。君子之毀小人，亦有真有偽，其真焉者，嫉邪如仇，除惡務盡，不畏強禦，亦出力而排之，其偽焉者，

未嘗不言小人之為邪也。然或口揚其過而心獨親之。陰倚其勢。

而陽若踈之外。發其私而內實庇之。若胡廣之於梁冀。後漢本初元年梁冀

進毒於質帝帝崩議立嗣廣與李固趙戒貽書冀堅欲立清河王

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欲立蠡吾侯志廣戒不與爭曰惟

大將王導之於王敦。東晉元帝時王敦與從弟導同心輔政後敦

軍命王導之於王敦。特功賒恣永昌元年舉兵反導見帝稽首曰

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皆是也。然有毀君子而偽者更有。

迎出臣族然導實無討敦之意。皆是也。然有毀君子而偽者更有。

譽君子而偽者。盧杞所以陷真卿也。唐德宗建中四年淮西節度

使李希烈反帝問討於杞杞

素恨真卿乃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

卿三朝舊臣忠貞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帝即令真

卿宣慰希烈時真卿年已故譽君子之毒更甚於毀小人而

八十矣詔下舉朝失色

偽者。又有譽小人而亦偽者。張禹非不知王氏之禍在旦夕而委

曲飾言以庇之。漢成帝時文氏上書言災異之生由王氏專政所

致帝乃至禹第問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王

根有隙恐為所害乃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

言命不語神不宜信之帝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譽小人

卷三 邪正說

三十 歸葉山房百印

國文讀本
之害尤深於毀甚矣。毀譽之不足憑而邪正之難明也。

以上分析毀譽邪正

各引史事證佐可謂無微不至此一筆來住

然則何以察之曰智昏於多疑故庸主以

好察自蔽心精於獨斷故英主以專決為明今夫鏡之為用至明

也一物入其中則妍媸莫能自掩

妍美也媸醜也

然百物聚於一鏡則紛

錯蔽亂而妍媸多遁形鳥雀之集於叢也

叢茂林也

鷹鷂突入擊之得

其一則羣雀驚飛而潛遁叢為之空聖人之明猶鏡也其勇決則

鷹鷂也精察於一二人而力殛之則奸偽之叢空矣

此段為人君駕御臣下之

術兩重譬喻納而為一結搆緊密不使有一散漫之筆

故舜誅四凶而孔壬消

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

驅兇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舉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大也壬佞也

周公誅管

蔡而頑梗服

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之誅管叔放蔡叔

頑梗謂異頑梗化之人也

谿音序

朱仕琇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

一統志百丈嶺在建甯縣北五十里與南豐縣接界一名朝天嶺極高峻為江閩分界處

鳥道陡絕相傳越王無諸常築臺於此

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

南豐屬江西省之建甯府建甯屬福建省

之郡武府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口阨之水始怒轟虺日

夜虺音灰韓愈元和聖德詩衆樂驚作轟虺融治轟虺相擊之大聲也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

慄稍南益夷也平也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

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

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

按筠園即先生之兄見魯絜非

上朱梅崖先生書

村多楊木故名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櫛

音諧木名山海經前山其

木多櫛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潦聲與群木聲相亂大雨

曰潦悲壯激越中雜希微賈登喜雨賦其始至也歷亂希微

如鐘鼓既闕音缺也而奏

管弦絲竹之音。時或晨露淅瀝。居人未起。箠墮沙頽。蕭屑有無。緣

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響。

里巷嘔吟。和答春枕機杼。枕竹甚切。礎上聲。說文枕深擊也。雞犬之鳴。吠遠近斷。

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以上作無數。聲染至此始收束。筠園

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

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

黃河長江。淡漫洶湧。淡音炭。淡漫水廣貌。木華海賦。渺瀾淡漫。賦耳盪心也。賦音駭。震擊

概音作筆。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

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

其所為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名其志。今谿之幽僻。

而筠園樂之。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為得高岸深谷之理。詩小

雅。十月之交篇。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殆言詩之不平也。今讀所補琴操古歌。按琴操即譜入

有十二操。如猗蘭龜山朝飛等。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以致思。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過矣。害不失其操也。益

淵。遂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作。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晉陶

淵明。性恬淡。隱居不仕。所作詩。清虛高曠。有超然物外之趣。自作五柳先生傳曰。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按無懷葛天均太

古之君。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

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

觀。群怨。而末不遺。夫名物。論語陽貨篇。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

久。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

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梁武帝論

錢大昕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

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強壯非

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慎者身雖強必天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

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齊東

昏侯寶卷失政殺豫州刺史蕭懿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帝素善鐘

其弟衍起兵襄陽尋受齊檄即位山賓等分修五禮至天監十一年告成詔有司遵行祥瑞畢臻迹

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亡為天下僂史臣以為耄年委

事權倖之故夫權幸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

帝博通經史帝少而篤學雖萬幾多務猶卷不釋手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

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皂帳食無鮮腴五

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以上言武帝生平且其時所稱權倖

者不過朱异耳异多藝能精力絕人帝信以言乎倖既非閱籍之

倫。漢興，佞倖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帝時則有閔孺，按籍閔二人名，孺，幼小之謂也。以言乎權，亦非梁

竇之亞。後漢和帝時，竇憲順帝時，梁冀均以外戚握權，勢焰熏灼。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異

特贊成之。魏和，不宜納其叛臣，帝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朱異因

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是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帝從之。封景河南王，明年景反於壽

春，旋陷臺城，幽武帝，帝憂憤而卒。故帝終不以是咎異，謂一異足以亡梁，非篤論

也。以上言梁末異，納侯景，然則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而

自滿也。商書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方叛業之始，沈范周徐

沈約，吏部尚書，范雲，將軍周捨，左丞徐勉。大都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

休文，沈約字，以文學名，帝嘗與約各舉乘之典故，約少於帝三，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梁主聞之，怒。及臨御，曰

久，舊臣凋落，以為天下皆莫已若也。而惡人之謹言，謹，音黨，直言也。謹言，

不至於前，則所使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為梁任事者。而梁之

亡形成矣。

諸葛武侯所謂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以上言梁本鮮直言敢諫之臣。

觀於賀琛。

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

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

指斥而後已。

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諫四事：一曰牧守貪殘，二曰風俗侈靡，三曰斗筲競進，四曰省事息費。

帝大怒，勅書責琛，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所謂詰其主名者，某為貪殘，某為姦猾，須一直指其名也。窮其條目者，何者深刻，何者煩費，須一一。

條舉其事也。嗚呼！武帝宣誠以長吏為無一貪，殘百司為無一深。

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

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

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

如此拒諫飾非，自欺欺人，令人失笑。

夫天下。

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

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偽而已矣。

以上

引賀琛事以證武帝之拒諫

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亡也

病在自以為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

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為言者

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外況如是詰責備至乎此蘇子所謂雷霆之威萬鈞之勢也

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

為朝廷直言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氣也

無直言則正人之元氣不伸而夸毘體柔之徒

爾雅釋訓夸毘體柔也屈己卑身求

得於人曰夸毗

進而用事虛美薰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

然猶以為金甌無缺也

武帝嘗自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

當此之時雖無侯景

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

其身也

以上說明梁之亡於拒諫自滿一語

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略豈不知為

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

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

篇中曰以

己若曰自以為是曰自信太過皆人君拒諫飾非之原固不獨武帝為然

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

自納諫始。

漢文帝論

王昶

漢高祖堅忍好殺。疑其不足以貽子孫。享國長久。卒歷十二帝。祚

二百餘年。

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嬰、傳十二主。凡二百十年。

由文帝休

養之功為多。蓋自周衰東遷。

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入寇。弑王。諸侯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畏犬戎之逼。

東遷

五伯迭興。

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

百姓苦於戰鬪。至七國。

韓、趙、魏、燕。

齊、楚

殆有甚焉。秦之帝也。不過四十年。

秦王政於二十六年始稱皇帝。三十七年而崩。二世

即位三年。為趙高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降於漢高祖。實稱帝者十五年。

浸尋迄楚漢間。

秦亡。豪傑紛起。項藉

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是為楚漢之際。

喋血無虛日。民生之倒懸憔悴。

孟子公孫丑上

篇。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曰：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五六百年於此矣。文帝自代

來。

高帝十一年，立子恆為代王，及諸呂之亂已平，諸大臣以代王最長，仁孝寬厚，迎立之，是為文帝。

見天下之易

治而難亂也。

而周勃灌嬰輩。

二人皆從高祖取天下者，文帝時勃為右丞相，嬰為太尉。

以行陣

老。

言老於行陣也。

益厭言兵。於是務寬厚，崇清淨，敦恭儉，以為休養生息。

之計。廷尉以張釋之。

文帝即位之三年，以張釋之為廷尉。漢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師古曰：廷，平也。治獄

貴平，故以為號。

更秦苛法，殆盡。任張相如等長者。

漢書功臣表：東陽武侯張相如，高祖六年為中

大夫，以河間守擊陳稀，力戰功封侯。

而嗇夫謀謀。

亦作喋喋，多言也。

捷給之人，斥弗取。

文帝嘗登

虎園，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詔張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

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亟疾苛察相高，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

起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上曰：善，乃不拜嗇夫。

匈奴入犯，整軍以禦之，出塞乃已。

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入寇，以樂布張相如為將軍，擊逐出塞，即還。後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備之。

尉陀倔

強南越卑辭遜語以屈之。

高后時南粵王趙佗役屬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即位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粵賜佗書語意脆擊佗即頓首謝罪去帝制稱臣奉貢獻

雖以賈生流涕太息欲

縛中行說削七國地

文帝六年賈生上治安策謂今之時勢有可痛哭者有可流涕者有可長太息者是時匈奴

奴強侵邊故誼欲條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中行說者燕人文帝時宦者帝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說

至匈奴即降以漢事告之且教以入寇之計又是時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故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帝深納其言然

未盡行至景帝時而七國反七國者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越也帥天下以整齊嚴肅帝猶恐其

紛更擾動而不之用於是乎安靜無為漢之元氣始固夫是時周

亞夫劇孟之徒善將兵

亞夫治軍嚴文帝稱為真將軍後於景帝時平吳楚之亂劇孟為洛陽大俠吳楚反

時亞夫得孟謂非遜於衛青霍去病楊僕諸人也

武帝命衛霍出塞擊匈奴楊僕

平南越

陸賈之徒善馳說

賈有口辯兩使南越均如意指

非遜於張騫唐蒙諸

人也

武帝元光五年使唐蒙通夜郎道置犍為郡元狩元年遣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而文帝卒不

之使以為天下已甯矣。百姓苦戰鬪已久矣。撫循之安輯之足以為治。不然驚遠略而忽近患。此亡秦之續。爾文帝不忍為也。文帝惟不忍為。然後百姓之戴漢也益堅。故雖以武帝踵其後。連兵三十餘年。中國騷然。而百姓猶不忍以亂。且叛。不然高祖所為。岌岌不終日之勢也。何能享國長久如此。雖然武帝之好兵。景帝之殘刻。啟之景帝之殘刻。文帝使鼂錯為家令。啟之錯始學申商刑名之術。為人峭直刻文帝者。其於佑啟之道。惜猶有未盡也。夫

遊珍珠泉記

王昶

濟南府治

濟南為山東省城

為濟水所經

濟水亦稱沇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為儲龍河。

入黃河。東流經開封。分南北二支。至山東曹州。復合。又東經泰安濟南青州。與黃河平行入海。

濟性狀

音伏。洄流也。而

流抵巖

音義。揚子法言。巖可抵。巖，銳利也。謂尖其木之一端。如易繫辭。剡木為矢。是也。

則輒噴涌以上人斬木剡其首

音剡

如易繫辭。剡木為矢。是也。

杙諸土

杙，音弋，楸也。即小楸。謂如木椿之刺入土中。

才同

三四寸許。拔而起之。隨得泉。泉瑩然至清。蓋地皆沙也。以故不為

泥所汨。然未有若珍珠泉之奇者。泉在巡撫署解前。

一統志。珍珠泉有南北二。

南泉在府城內。鐵佛巷東。今淤。北泉在白雲樓前。右有劉氏泉。左有漢亭泉。今在巡撫公廨。

甃為池

甃，音鳩。井甃也。此謂

如井內之以反周砌者。

方畝許。周以石欄。依欄矚之。泉從沙際出。忽聚忽散。

忽斷忽續。忽急忽緩。日映之大者為珠。小者為璣。

小珠也。珠之不圓者亦曰璣。

皆自底以達於面。瑟瑟然

瑟瑟。本珍寶之珠類。中國水料燒珠亦借名瑟瑟。

累累然。禮記樂記

篇。累累然。端如貫珠。

元倉子云。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

三語出元

倉子全道篇。蛻音兌。泄也。按元倉子姓庚。秦名楚周。靈王時人。得老聃之道。景王將示強兵於天下。聘元倉子賓於上館。再拜與談。

兵事。景王稱鵬為壽。居首列師位。馬觀於茲泉也。信是日雨新霽。偕門人吳琦楊懷。

棟遊焉移晷

日影也音執

乃去濟南泉得名者凡十有四

一統志濟南名泉凡七十

有二如珍珠釣哭金線皇華柳絮卧牛東高嫩玉無憂石灣湛露濯纓雲棲洗鉢等

茲泉蓋稱最云

張良陳平論

彭紹升

使漢高事業不得比於二伯者

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

張良陳平之罪也夫

齊桓公不肯曹沫之盟反魯侵地

齊桓公伐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於是魯與齊會盟於柯沫以

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遂歸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歸附焉

卒建九合之

功

孔子稱桓公九合諸侯考桓公於魯莊公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

會盩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晉文遊楚三舍

始晉文公出亡至楚楚子饗之曰若返國何以

止七年會宵母是為九合遂成城濮之烈

報我對曰若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及城濮之役晉避楚師三舍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

信之重於天下也如此當楚漢畫鴻溝

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

為界也項羽自知

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按羽曾破漢軍獲高祖之父

太公及呂后以歸。楚已解而東歸矣。使漢亦解而西歸。休兵息民。招携懷

遠。施大澤於天下。彼天下之民。有不背楚而歸漢者乎。天下背楚

而歸漢。則項羽一匹夫耳。其足為漢患哉。良平不此之察。而亟亟

馬為反噬之謀。羽既東歸。高祖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餓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耳。帝從之。

是漢實負羽。而羽未嘗負漢也。彼獲太公而卒歸之者。果何心哉。

以上是張良陳平同罪之事。天下已平矣。諸將偶語復道中。高帝既定天下。常從復道。望見諸將

往往相與坐沙中。語謂張良曰。此何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奈何。良曰。陛

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雍齒為什方侯。其心固未

可知也。良不以此時勸上開誠心。布公道。先賢與能。救過宥罪。與

天下共抵於蕩平之域。而妄以逆億之私。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皆事實未

著而以己意測度之謂。實無根之罪。且曲成其過情之舉。此何為者也。夫齒有

罪而封彼無罪而不封者能自安乎。一出一入之間其何以取信。

於天下。以上是張良之罪。陳平事漢高本末俱無足取。其反間范增。增為羽之

謀臣平知羽意忌信讒乃行反間以疑之會羽使者至漢平進以

或誤既而曰我以為亞父使者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者

歸報羽果疑亞父亞父者羽尊增之稱也及偽遊雲夢
澤名在湖北德安府安陸縣二策。高帝六年有

信反者諸將皆曰發兵擊之平獨勸尤猥鄙不足道。彼項羽之不

能用范增也。觀鴻門之會而已決矣。鴻門之會增勸羽何必待陳

平哉。且羽之失人心者有三大端。坑秦降卒一也。秦軍之降楚也

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言殺王子嬰二也。羽入關後引兵西

羽乃夜院秦卒二十萬衆於新安殺王子嬰三也。羽始立楚懷王孫心為義帝

子嬰燒宮室殺義帝三也。既而密使吳芮等擊統之江中增日侍羽

而不能諫則其去留又何與於存亡得失之數。人告楚王信反其

反形固未著也使信誠反耶不反於齊而反於楚。韓信始定齊

地高帝即立

為齊王，其明年更立為楚王，按信為齊王時，楚漢未定，屢不反於天下，未定之日而反於天下，既定之後雖至愚者不為也。平不以此開主上之意而遽使以詐取之，禽一信而天下之為信者挺劍而起矣。終高之世，兵禍不息。

高帝十年，代相陳豨反，帝自將討之。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帝自將討之。

十三年，燕王盧綰反，非平實階之厲哉。以上是陳平之罪。嗚呼！自秦以詐

力并天下，而後之號為謀臣者，慮無不陰祖其術。雖收小利於目前，實釀陰禍於事後。使漢高即世，無惠文以繼之。惠帝文帝均以仁厚治天下者，其不為亡秦之續者幾矣。

民貴說

余廷燦

厥初萬物權輿。

爾雅：權輿，始也。

與元黃同剖判者。

易坤卦：夫玄黃者，天地之色也。天玄而地黃。史

記：孟子傳：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其圓顧方趾之民乎。
高祖紀：揚雄劇秦美新，玄黃剖判上下相啗。

方趾圓顙萬不遺一民質也有因民之質而文之者則曰聖賢民

萌也有因民之萌而達之者說文民衆萌也言萌而無識也禮記月令萌者盡達則曰君相

二者非有異於民也以民明民也以民衛民也書泰誓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聖賢布教化是為明民君相立刑政是為衛民非用民而為民用者也此天地之心也然

治民者且曰民賤何異足日踐地而不思去地則足懸無所附雖

有飛廉跨空之足飛廉一作蜚廉史記秦本紀中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

僵仆頓踣而已矣何異魚日在水而不知水涸則魚相與處於

陸雖有橫海之長鯨古今註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按今動物學家言鯨棲於海洋中外形

似魚實海獸類也長六七十丈皮膚平滑而厚中多脂肪前股全成鳍狀無後肢尾扁平鼻孔在頂時浮海面呼出空氣螻蛄

治其命而已矣楊雄氏曰周之士也貴然文王武王周公之貴民

也亦明矣愛其子者隆其師貴士正所以貴民也寒其足者傷其

心民不貴。即士亦不可得而貴也。明人竭三百年膠庠甲科之力。

禮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按膠太學也庠鄉學也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註謂為難問疑義書

之於策量為大小書甲乙之科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射之以知優劣此言膠庠甲科綜謂明之科舉取士也明自太

祖至莊烈帝凡二百七十六年以奉數千百袞衣博帶之士而此數千百袞衣博

帶之士顧知有文章聲氣不知有民事譚吏術則恥之其所報國

家者何也夫姚姒子姬孔孟之聖與賢唐克姒姓商湯子姓周姬姓夏禹

謂克舜商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也天所靳而不輕生者然及其既生天亦止欲其

護吾民耳使以姚姒子姬孔孟之賢而於吾民夷然不屑尚謂違

天奈何哉然絕吾民於士一以為珠玉一以為糞土小民方興相

為仇敵國家雖欲長與士共天下其可得哉今夫投棄詩書家必

敗也固也秦之賤士是也秦始皇燒詩書百家語阮今夫歌誦詩

書不絕口。與之觀溝澮。川涂譚黍稷桑麻。則吐棄如臭惡。

周公作周禮甚

詳農田水利。遂人匠人所作溝澮川涂。皆有一定之法。則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然則自命為士。高自期許。而不言此者。殆皆

賢於周公后稷乎。

是直墮天地之性而棄生人之命也。又豈真能歌詩誦

書者哉。

遊江上諸山記

汪縉

己卯歲七月。水行至京口。

鎮江府三國時屬吳孫權自吳郡徙治丹徒。號曰京城。後遷建業。復於此置京

鎮捨舟從陸。宿一僻寺。晨起飯寺中。尋至北固山。遠眺

山在鎮江之丹徒縣

北一里。下臨長江。其勢險固。因以為名。

徘徊久之。行且去矣。適有數鷹搏空而前。對

之興發。遂露頂洗足。仰卧山之絕頂。目之所至。與鷹上下一一送

入蒼烟中。起視江色。夕陽千頃。面江城郭。在烟光明滅間。望之如

萬竈。馬歸寺中。質也。

平

明而行。至句容。

屬江甯府。與鎮江之丹陽縣西南接界。

飯中野。

雨大作。少止。復行。至下蜀街。江甯之句容縣北有下蜀鎮街即在此。雨又大作。即街

上人家宿焉。質明至龍潭。在江甯之溧陽縣東北十八里黃家橋東。大旱泉湧不絕。有告予以

華山者。山在丹徒縣東六十三里。即樂府所謂華山畿也。飯已而行。於時宿雨洗空。霽色

千里。水從四山驟下。分注東西。濘。音乘。稻田畦也。灘聲遠近相應。行至一

灘。有老僧坐樹腹中。聽灘聲。予即樹旁。選一石。與此僧對坐。共聽

灘聲。久之乃去。行至華山道上。多高杉。怪樹環道。峰連壑斷。夾一

徑而上。至慧居寺。寺在江甯府上元縣東六十里句容縣界。舊名聖化隆昌寺。建於明代。寺僧以日

將夕。欲援予而止。然予奇愛暮遊。遂行。於時日已西。傾沉沉下。絕

壁矣。回顧華山。虧蔽處。天容盡缺。霞馭山。黝一息。萬變餘光。回照

四野。蒼蒼荒荒。平林遠峰。參差廬舍。乍隱乍現。歸宿龍潭。夜中矣。

質明步入棲霞。棲霞山。即攝山。又名嶽山。以山形方正。四面重巖如織也。在江甯府上元縣東北五十里。高百三十

三樓霞之勝。蓋在松石矣。寒翠蒼綠。深青淺碧。偃崖挺澗。升林墜壑。不可名狀。號九柯松者。歲月尤古。久坐其下。視過頂雲。日宛若清霜白月也。有幽居庵者。庵有方池。入其門。見雲氣從千尺松梢垂空而下。挂於池邊。盡成飛瀑。即而視之。乃石壁也。予一日數至其地。是遊廡般若臺。居四日乃行。步至金陵。江甯府在西漢時稱林陵。唐改稱金陵。

入太平門也。

江甯府城建於明初。凡十三門。太平其北門也。

李斯論

姚鼐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

蘇氏荀卿論曰。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

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按李斯少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西遊說秦王為客卿。秦王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乃以斯為丞相。斯倡焚詩書百家語之議。以及始皇內廷狩。外征。操。是斯皆有力焉。二世即位。復導以督責之術。刑法嚴酷。民大怨憤。是

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

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

史記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

名之學魏相公孫座薦之於惠王惠王不能用遂西入秦聞秦孝公下令求賢乃因景監以見孝公說以強國之術孝公大悅

商

鞅教孝公燔詩書

按商君書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國以此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

敢至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撥兵不伐必富然則商君以詩書禮樂為削國喪亡之具則書之當燔也必矣**明法令設**

告坐之過

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按什伍者五家為保十家

相連也收司謂相糾發也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

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

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

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

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

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

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

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我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福遺後人而被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秦二世皇帝時，李斯為趙高所譏誣，與其子由謀反，腰斬咸陽市，夷三族。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履

三文辭程傳曰三以陰居陽志明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咥直結切齧也其

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耶且夫人有為善而受

教於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

儒效荀卿有王制篇儒學篇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

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

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史記李斯傳秦宗室大臣言於秦王

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諫秦王信之除逐客之令其始之不

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安石字以平生

所學建熙甯宋神宗年號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章惇建州

蒲城人王安石秉政擢為三司條例官知制誥至哲宗朝為尚書左僕射攻擊元祐諸賢力主復新法曾布南豐人王安石薦於神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崇政殿說書。徽宗親政布獨當國邪正雜用政事日紊張商英蜀州新津人章惇薦於王安石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權監察御史哲宗親政商英力攻司馬光呂大防等蔡京與化人徽宗以京為尚書左僕射倡為豐亨豫大之說於是帝專務宮室游觀之樂京得竊權專國濁亂天下。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贈程魚門序

姚鼐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

程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其先自歙遷揚以鹽起家年四十餘獻賦

行在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授吏部主事高宗純皇帝開四庫全書館選通儒碩彥司修纂先生與其列書成授翰林院編修為文道簡有法度尤精治經所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等書百餘卷。

白哲長身美髯。

徐書受撰程魚門墓表先生下

髯修三尺飄飄然白如銀絲有神仙之姿官吏部時陽湖程文恭公為尚書山左袁公為侍郎長髯雅相持京師人語之曰吏部三

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

全書。

乾隆三十六年開四庫全書館。網羅古今未刊之書。勅成一部。以紀文達公的為總裁官。延攬海內績學之士。參與校勘。

文達每進一書。輒為提要。冠諸卷首。又別為簡明日錄。多至萬餘種。

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

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相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病。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

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懼杯酒。道欵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

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况又加之。以名稱耶。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劉統勳。字延清。號爾純。山東諸城人。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為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為魚門。累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事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矰繳之患也已。

南園詩存序

姚鼎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

昆明縣在雲南省。侍御字東法。乾隆四十六年。官御史。故稱侍御。卒於乾隆六十年九月。

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

字開文。號時帆。蒙古正黃旗人。乾隆時。官國子監祭酒。

趙

州師令君範

字荔麻雲南趙州人乾隆時官安徽望江知縣故稱令君

為蒐音搜聚也輯僅得百餘

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

末和紳東政

和紳字致齊滿洲正紅旗官學生以口給得清高宗信任位至大學士招權竊柄勢焰薰灼

自張

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

能訟言其失於章奏者錢侍御一人而已

按和紳當國時上海曹錫寶為陝西道御史曾

疏劾和紳家人劉全衣服車馬踰制以是降三級嘉慶時追贈副都御史言和紳事見下註今上既收政柄除

慝掃姦

清仁宗嘉慶四年帝親政甫六日下和紳獄尋賜死

屢進疇昔不為利誘之士而侍

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

嘉慶元年湘鄉謝振定巡視東城和紳之妻弟乘連制車

絕道而馳君擒而痛杖之焚其車因是罷官及紳敗仁宗特旨以主事起用與陝西鄉試又和紳為步軍統領時番役四出捕及無

辜至博山知縣武德擒而杖之和紳因劾其官及仁宗既置和紳於法即勅吏部召之而武己前一月卒按謝得與褒錄武亦不幸

前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秦穢亂

國秦為和紳私人公疏劾其賄縱無度借納貢名而

為貪婪官民皆患之虧庫帑數十萬金請按問

高宗命和申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

紳持衣請君易

此小人嘗試之術

君卒辭和申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

傾陂也得伸國法

國泰事查辦得實伏誅

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

時和申已大貴媒藥其短不得

媒酒醪也藥麪也謂欲釀成之也

乃以湖北鹽政

有失鑄君級

鑄音箋降官曰鑄級

君旋遭艱歸

艱憂也遭父母之喪曰丁憂亦曰丁艱

服終補

部曹

補戶部河南司員外

高宗知君直更擢為御史

湖廣道御史

使直

待也直宿曰直軍

機處

清世宗雍正時用兵西域征噶爾丹策零軍務倥傯帝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入值者或有泄漏八年始設軍機處於隆宗

門內為承旨出政之總匯張文和公廷玉鄂文端公爾泰首為軍機大臣自立軍機處內閣責任以輕後軍務雖峻而軍機處仍不廢

君奏和申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

時和申為軍機大臣與阿文成公不和公恐開朋黨

之門乃上疏謂諸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然後情可共見近惟大學士阿桂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申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

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或在南書房或造辦處殊屬非體有請勅悉照舊規同止軍機處按此即所謂訟言得失於奏章也

詔飭責謂君言當和坤益嘆

銜恨也

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

譖言無可

也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

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網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

勞辱之而已

言數語立言得體

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

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為也悲夫悲

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

乾隆三十六年惜抱先生為會試同考官公於是年成進士分校者分閱

也試卷

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

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

亦足以信其人矣

文中皆叙述侍御立身大節未及序詩之意得此一筆使覺周到

余昔聞喪既

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為序以發余痛云